

輔儲編

三十八

四

服部文庫
イ 17
123
3



輔儲編卷之四

南總 宇 惠子迪 輯

東都 岡故完伯固 校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一作傳成
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
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
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
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
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



車信錄 卷之四
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資質染遷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

此
比
此

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程頤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

輔者編

卷之四

二

嗜

甘

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
 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
 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翫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
 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
 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
 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
 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
 過於此取進止 第二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
 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

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
 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
 之德以寅畏祇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
 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
 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
 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
 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
 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第三

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
 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

車信錄 卷之四
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
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徂滯於
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
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茲
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
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
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
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
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

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
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
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
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
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
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
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
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
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
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

車信終
卷之四
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此

心

サズ

脱

比

サズ

サズ

伏下疑脱
惟字

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此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凉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

補諸編

卷之四

五

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
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
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
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
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
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
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
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
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
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

カエ
カ

カエ

カエ

使
カエ

カエ

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
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
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
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
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
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
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
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
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
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

カエ

カエ

カエ
カ

カエ

カエ
カ

サレハ キ
サレハ
春
サレハ
サレハ
サレハ
サレハ
サレハ
間
サレハ

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
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
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
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體煥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
人氣丞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
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
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
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
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
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

サレハ
サレハ
サレハ
サレハ
サレハ
サレハ
サレハ
サレハ
サレハ
サレハ
サレハ

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
不領別官近復差脩國史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
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
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
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
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
蘆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
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
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
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

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
舌感人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
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
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
輔導極非過當程頤元祐元年上太皇太后書

臣頤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
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
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
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
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

サ
一
上
二

サ
二

サ
一
二

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
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己
況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
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
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
切者復為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
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
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
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
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

サ
一
上
二

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
 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
 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
 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為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
 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
 晚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
 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
 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
 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
 謂主上幼冲間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

カス
ル

カス

カス

カス

カス

カス

カス
微賤

從前不曾有為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
 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
 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
 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同上二年春又上
 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
 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
 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
 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
 非宜今聞脩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
 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辨

寬

カス

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
 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
 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
 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
 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
 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
 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
 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為心孜孜求治為英
 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
 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簡策所無之功業

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
 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
 濟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
 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
 守道為迂以稽古為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
 來士風益衰志趣汗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
 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象乃陵
 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卑折為
 尊主以隨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
 也苟如是者眾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

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

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

車信錄 卷之四
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
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
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
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
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
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
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
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
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
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

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
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
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
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
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
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
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
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
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
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

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
 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
 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
 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
 納如是使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
 言為非則狂妄之誅不可避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
 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
 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
 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
 將見聖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為益孰大於此

思恐急誤

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同上四月又上

徽宗時劉元承論謹擇皇子官屬疏略曰臣聞天下
 之本有三法度人材皇子是也而法度人材又以皇
 子為之本迺者皇子就傅翊善侍講記室之職實掌
 教諭慎東已精矣而左右者亦不可不慎蓋教諭之
 官趨見有時左右之臣朝夕于側所以服習積貫者
 為賴已多必得其人乃克有補歷代名臣奏議
 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
 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

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儂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汙，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

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傳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邪？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傳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媠狎奇衰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

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

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之心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朱子文集戊申封事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

曲

史
其

史

猶

考
レ
フ

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
 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
 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
 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
 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
 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
 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
 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
 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
 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

考
二

統
廟
有

失其天下也當諒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
 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諒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
 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
 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
 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
 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
 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
 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
 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
 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

律者編

卷之四

十一

文

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
 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朱子文集已
西擬上封事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太子東宮官制甚詳如
 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也置
 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朝廷之中書門下省也
 左右春坊又皆設官又各帥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
 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
 視朝廷而為之隆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

先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以李善長為中書左丞相徐達
 為右丞相章溢為御史中丞辛巳以李善長等兼東
 宮官先是劉基陶安言於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
 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取法
 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
 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
 問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
 今識達機務他日軍國重事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
 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
 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

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
 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
 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
 是以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
 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
 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
 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
 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
 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
 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

サス

フ

スルハ

ヲサス

セシメ

康

ヲニ

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
 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
 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
 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
 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
 言不可忘也 明通紀

洪武元年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
 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
 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
 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

補者編

卷之四

十八

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
 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
 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
 有所益者同上

洪武三年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宮官罷李善長
 等兼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
 其賢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
 常慮廷臣與宮僚有不相合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
 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鑑朕今立此
 兼職父母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同上

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選賢德者為之今遂用武弁
 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
 諸官又但為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
 制當時亦有不曾討論者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也
 舊嘗入劄論東宮官制疎略宜做舊損益之不改朱
 語錄

臣仰惟陛下深惟天下之大本立儲宮以安社稷置
 僚佐以任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臣猥以庸陋
 備員其間且得執經從容以侍承華千載榮遇非所
 宜得思欲殫智竭慮以稱陛下任使之意補太子聰

入制

階

カス
カス

不

明之餘雖太子天資敏明謙勤好學而臣不過於誦說之間可以少効其愚講罷而退雖欲陳述古今以資盛德無由以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聞祖宗時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進嘉言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行故事使臣等每五日必以一事進如有已見因而詳論其是非當否不問興衰治亂帝王臣子凡古人言行可以勸可以戒者採於百家擇其機要以奉太子則上性愈明輔成儲德區區之心得逃尸素之責矣王府僚屬亦倣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益此故事也

嘉言善行狀
事文類聚遺集樓鑰乞東宮官進

廷所

下

洪武二十一年十月以卓敬為給事中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但吾慮未及此耳

同上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置詹事府官正三品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為詹事先是惟以廷臣兼東宮輔導未嘗設專官至是上謂吏部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東宮官屬未設

無一有
秀 瀆 祿

衆務無所統領唐鐸為人謹厚有德量亦當是任其
以鐸為詹事仍兼尚書之祿同上
洪武二十六年七月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春
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
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
日以為常同上

輔

洪武元年十月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鏞慮德
明張昌為太子諭德上曰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
養其德性使進于高明然後於帝王之道禮樂之教
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

聞讜言使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
道卿等勉之憲章類編

洪武七年十一月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
諸王府伴讀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
茲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
已為爾請于上宜各旋歸歸即適至無久淹也仍命
左右給內府錢以為道途費同上

洪武十年十二月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
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
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

費

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
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
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同上

洪武十六年二月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
二篇者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
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
親詔諛並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
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闔豎小人
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
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同上

カニ
サハ

シスル

成祖永樂七年三月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
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
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
人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
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
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
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已朕甚喜其
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同上

永樂十八年十月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見民男女
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對曰歲荒以爲

食皇太子獨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
 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
 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
 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
 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
 奏乞停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邪
 汝往督郡縣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
 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
 與六斗汝母懼但發廩見上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
 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

子

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明通紀

皇太子當出閣府君上疏列三事其一欲令師少之
 官賜坐論道降次答揖于講讀諸臣特免叩首俾得
 完養正氣從容講析不唯崇師重道有光令德使其
 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不敢以一人肆於士大夫上
 為益不細其二引漢儒之言謂太子國儲軍撫師友
 必天下英俊又為天下立太子必宜用天下賢才欲
 令九卿各舉所知賢者以備宮僚之選必容止方嚴
 德行淳固經術精通聞見該博四事俱備迺為無負
 母得仍用輕伎爭進之徒以為異日害其三謂毅皇

帝在東宮時劉瑾之徒以狗馬淫戲搖蕩上心卒亂天下欲令內閣司禮甄選小心慎朴無他腸者充六局丞郎之選其有作姦犯科簧鼓為幻者許三師糾察論罪無赦疏上中外躡之王世貞先考思質府君行狀問太子天下本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莫詳於賈誼其說果盡出於誼否也三代而下不能蚤豫教故其治不古若亦可聞其略否夫論子道者則有溫嶠之侍臣王褒之太子二箴示君道者則有唐文皇之帝範十二至我太祖高皇帝及成祖宣憲諸廟皆勒成一書以示皇太子其旨與帝範同異否今上之元年

即詔立元良以定國本天下欣然謂吾君有子矣夫出閣之期已示而所以輔導匡翼之具未悉諸生其為我詳言之庶幾備承華寶鑑之一二云
 自賈誼所稱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非自誼始也書尹之誥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言本也易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學也唯禮與左史書大傳亦有之其略曰古者后妊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緼瑟而稱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曰不取以侍王太子所謂胎教也生而接以太

牢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而見之南郊所謂襁褓之
 教也能行立矣道之禮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所謂童
 穉之教也少長始知色則出齒於太學教之為人臣
 焉教之為人子焉教之為人幼焉母使異日有一人
 之肆也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
 郊問所不知母使異日有深居之悔也故天子立而
 置太師太傅太保及乎既冠成人則有記過之史徹
 膳之宰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
 傳民語愚竊以為其備官也非好糜祿也非欲其敵
 儀於至尊也欲使左右前後皆正人以漸摩其德也

方

朝

鷄鳴而起一日而三朝非故欲勞之欲其習於勤也
 其與國人齒也非故欲卑之欲其習於恭也自周之
 末暴秦繼之人主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教者為教
 而太子亦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教者為學其始也
 子道缺而躍龍之地或危其終也君道缺而飛龍之
 地或亢是故秦之胡亥受治獄於趙高晨即位而暮
 射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多
 以異端進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皇
 之際嬖子窺嫡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
 末宮宋無擇王伾叔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於漢

下

甫者編

卷之四

廿五

母

靈康僖之季父張讓而母趙忠定策國老而門生天子帝位予奪於左貂人主食息於中涓宦官之勢重而天下之大計移矣故温嶠之箴侍臣也則曰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齊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藏不以貴為榮思有虞之烝烝尊周文之翼翼屏彼佞諛納此亮直言太子之職所當盡也王褒之箴太子也則曰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慮始無為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言太子之地不易居也斯二者皆所以語為人臣子之道也唐文皇製帝範十二則冠之以君體而建親求賢審官納諫

周

カ

ト

カ

カ

皆所

カ

カ

カ

カ

カ

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之類次焉皆所以語為人主之道也燦然備矣惜也其言教詳而身教略也承乾儲而不終高宗帝而不帝有以也明興高皇帝甫立皇太子即建大本堂居之積武庫七略之書而聚天下之英俊者碩從容談說經義賜宴賦詩最後采經傳格言為書曰儲君昭鑒錄俾日進講曰若等務導之以正他日勝重任也至文皇帝而稍充廣其書益以高帝之謨訓曰文華寶鑑召皇太子授之曰脩己治人之要盡矣若其勉之宣宗之為帝訓也篇凡二十五始君德而終藥餌也憲宗之為文

補諸編

卷之四

十六

華太訓也。卷凡四。進學也。養德也。厚倫也。明治也。要
之。其命名與帝範同。而章軌與唐文異。明德隆隆。嗣
三代矣。自青禁之制。不講於先朝。朱邸之開。僅同於
藩國。海內皇皇。然若靡所瞻望。上卽位之初。元卽下
詔。立皇太子。推恩海內。其明年復示出閣之期。以十
齡。奏聞。溫文日新。岐嶷天縱。中外億兆。臣庶咸欣欣
焉。思獲奉盛美。開天下萬世太平。根本而草莽。下臣
不勝私憂。過計以爲太子之體。不患其不崇。患其崇
而無所接。異日君臣之分。不患其不辨。患其辨而至
於不相通。今雖未能猝復古制。如所謂拜師而齒學。

草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者亦宜少采。貞觀至道。儀節三師。賓客見則必假以
殊禮。從容燕閒。啟沃治道。其諸寮案亦聽坐。侍講讀
反覆開陳。以畢所見。所講讀諸書。自六經四子。及先
朝謨訓。外別命儒臣脩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財
用困乏。民業艱難。武備積墮。士風日卑。及它一切吏
弊。國蠹分條。附見務令剴切。不必宏深。勒成一書。專
備詢覽。人主時時考問。觀其進否。而稍抗法於其左
右。至於坊局諭贊之官。必選清方直亮。通明該練者。
充之。勿急才藻。以長浮華。勿廣遴諮。以滋躁競。其內
而保姆阿監。必委長年。毋令見少麗。以犯未定之戒。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輔者編
卷之四
廿二

車倫綱 卷之四 十一
服御居舍必崇儉朴母令見奇衰以開奢侈之漸率
土之臣皆其臣也母以誓御僕從為私人天下之有
皆其有也母請莊田店宅為私藏太子徧識萬類之
情而不見其用尊在一人之下而不廢其謙中心無
為以守至正唐虞三代之化端在於此雖然愚之私
憂過計猶有不能已者蓋國家雍熙之治莫盛於宣
德弘治間而及其後也頗不滿於二正之季彼其出
而亂二正之治為振為瑾者乃宣弘所用以待青宮
之人也今六局丞郎而下縱無其人可不預為之所
乎寧侗而母愛其儂寧緩而母愛其捷寧椎無能而

二上

中

廿

カ

三カニ

サス

サス

サス

不必其有技寧目不知書而不必其多識此在人主
及輔弼大臣加之意而已 王世貞山西第一問
今國家之東宮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
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况祁寒暑
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
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
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於為君今則儼然端默有
言且不敢進又况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
胡可得也國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
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時時賜宴賦詩講論

在

ケ一十

二

一本夜直
下有才後
之士充伴
讀七字
賦詩十有

補者編

卷之四

十一

商確古今四字

有從學詩學表作又從學詩學為表名作務

乃退下有或有前相折柳隨事諫學十字

文學無虛日仁宗于潛邸宴勞東宮之官如家人父子有從學詩學表至有以暗遂明之喻則本朝之初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名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略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官僚日侍左右從容誦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起居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官僚有失從三師糾正之斥逐邪人不使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 王鏊論東宮官太子者為震之長男為國之元子托社稷之統承祖

前

宗之遺宮曰青宮輦曰銅輦戟曰雞戟旌曰鸞旌其從則曰撫軍其守則曰監國其職則曰嘗藥省膳其學則曰春誦夏絃觀象于天應前星之環極取法于地視少海之朝宗方其始胎持銅御左而持升御右及其誕降過闕則下而過廟則趨書載以貞之文史傳蚤建之義不惟立愛且在繼明者也孟侯迎郊漢殿侍膳周儲故事一日三至于寢門晉兩舊儀一月五朝于左閣羽翼寧勞四皓師傅非假二疏歌日月星海四章立博望招賢兩苑晁錯之上書令通政術賈誼之奏記務知禮儀下蘭獻賦温嶠獻箴殊多補

馬也
遠

詩
諫

益鄭寬授書劉昆授易時有發明敬宗上官之博採
古今方朔枚臯之並為禱祝鮑魚無登俎之義邪蒿
有不正之名會玄圃園而輒賦詩出龍樓門而絕馳
道或問日與長安而倏焉言日近倏焉言日遠或云
田宅踰制而不可問帝城不可問帝鄉牽衣火光之
中不令照見人主密置蠅蟲之屬不使罪及庖人凡
此類者其聰慧可勝道哉蓋雖道契生知德由天縱
而猶必遨遊禮樂之囿馳驟仁義之場尊有公親有
少前有弼後有丞瞽有詩史有書諺有木諫有鼓所
與見聞者無非正事所與居處者無非正人斯可以

人

養德北宮贊業東序神祇蹈舞華裔式瞻洛濱之響
振古莫儔河曲之文于今再覩矣
何氏類錄帝王部
儲貳

輔儲編卷之四終

